

註①：參閱本刊第十二卷第四期拙稿歐洲安全會議之展望，與本刊第十二卷第十期拙稿歐洲安全合作會議之籌備會議。

註②：出席籌備會議之三十四國如下：

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十五個會員國：美、英、法、西德、加拿大、義大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丹麥、挪威、冰島、土耳其、希臘、與葡萄牙。

二、華沙公約組織的七個會員國：蘇俄、東德、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與保加利亞。

三、永久中立國、中立主義的國家、與不結盟國家，共十二國：瑞士、教廷、瑞典、奧地利、芬蘭、西班牙、愛爾蘭、瑪爾他、賽普魯斯、利希登斯坦、聖馬利洛、與南斯拉夫。

註③：英國與冰島之漁捕爭端，已因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兩國交換批准之

臨時漁捕協定，而暫告解決。

註④：英、法、德、義、西班牙、與俄等六種文字。

註⑤：參閱本刊第十一卷第十期拙稿美俄間的限制戰略武器文件，本刊第十二卷第二期拙稿美俄重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之展望，與本刊第十三卷第一期拙稿美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之第二階段。

註⑥：參閱本刊第十二卷第六期拙稿中歐相互平衡裁軍問題。

註⑦：參閱本刊第十二卷第二期拙稿美俄重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之展望

註⑧：見去年六月二十八日休會公報。

註⑨：北約組織與華約組織的坦克比例，為六五〇〇輛對一七〇〇〇輛。最近報導：華約組織復增蘇俄T六二型者一五〇〇輛。

(六十三年一月五日稿)

# 歲首瞻望東南亞局勢

羅石圃

一九七三年的東南亞，由巴黎和議于元月告成開始，以寮國和議于九月簽訂告終。印支戰場所剩下的高棉，亦有在永珍舉行和談的消息傳出，再加上其餘各國的共黨武裝叛亂亦已降低，以致有人認為此一地區已步入和平年代。然而越南的和議既並未帶來和平，北越與越共軍且有發動總攻勢的跡象。各國共黨的降低「武鬥」，是否另有企圖以等待時機？一九七四年的東南亞局勢、是和平？是戰爭？這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 一 越南無法實現停火

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七日，越南和平協定經過無數的波折，終於在巴黎簽字告成，但一年以來，雙方的戰鬥迄未戡止，依然是到處烽烟。由加拿大斷然退出國際監督停火委員會，再由季辛吉與黎德壽于上年六月及十二月兩度在巴黎重行會談，不僅沒有使越南戰鬥停戰或降低，反而使雙方將戰局升高擴大。最初的戰鬥，尚祇限于連級、營級，顯示這不過是雙方駐地守軍的衝突。至進入旱季，共軍集結兵力攻擊黎明基地，以大擊小，將守軍一鼓擊潰

後，至十一月底，在建德縣城的攻奪戰役中，共軍已出動了萬餘人，使戰鬥已升高到師級的水準。據越南政府報導，自停火以來，雙方在戰爭中傷亡已有十二萬人。

今後的情形又將如何？由阮文紹總統號召軍民，嚴防北越軍捲土重來發動春季總攻，便不難看出越南局勢正是山雨欲來，將使和平協定又成廢紙。這從北越于和平協定簽字後仍然以大批人員裝備加緊南滲，至去年八月底，越共參加聯合軍事委員會的代表，亦自承越南境內駐有卅萬北越軍①。依照和議所組成的巴黎政治談判委員會，至十一月已宣告無限期休會。顯示共黨

方面已經關閉了政治談判之門，仍將藉北越在越南所駐的大軍重圍席捲，可見其不斷的破壞停火，且動員兵力日益增加，乃是大攻勢的前奏，其所以簽訂巴黎和議，無非在騙使美軍撤離。

不過北越和越共軍在今年內是否再向西貢發動總攻？這不能單看共方的主觀要求，必須環顧客觀情勢。越共既須依賴北越，而北越又須仰賴俄毛支援。莫斯科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會議所以極力促成印支和平，其目的原在爭取北越跟隨其和平奪權路線以疏遠毛共，巴黎和議，仍然適合它此項要求，自不會再軍援河內升高越戰。毛共由于它所一手促成的越戰，原是為了藉反美以排俄，但被蘇俄中途橫加利用，形成美毛鵝蚌相爭讓它坐收漁利，以致不得不以促成越戰停火轉而親美以排俄，自亦不敢軍援北越再度升高越戰又形成美毛對峙。

何況毛共為各國造反夥伴所策劃的「解放」戰爭型態，是游擊戰配合政治戰的戰爭，沒有美軍參加，各國也就無須要求蘇俄軍援。對當年武元甲在越南把戰爭型態變為陣地戰而導致美軍介入，蘇俄乃得以插手軍援，已使它反美排俄兩面皆輸，北平更不會再陷覆轍。對當前越南的戰爭型態，亦必認為正是適合它的要求。所以指出天下大亂——亦即美俄在中東相持——對越共大有裨益，自不會再給予大量軍援以升高越戰，讓美俄雙方再注意于此一場戰場。

共軍不可能再發動大規模攻勢的原因並不止此，據越南第三軍區司令范國淳將軍于最近指出：「我確信共軍不敢有大作為，因為他們仍然十分害怕美國會出動B五二飛機實行報復轟炸，將北越過去一年的建設在一週間完全化為灰燼。」②不過他亦斷定共軍沒有停止攻擊的可能。

## 二 將有中小型戰爭不斷發生

北越既然不得不暫時放棄捲越南的企圖，今後是否將能遵守停火協定？其駐留越南的數十萬軍隊，在國內百廢待興而極感人力缺乏的今年，有無撤回的可能？這項問題，須先瞭解河內的居心才能求得答案。北越自胡志明組黨以爭取獨立開始，其復國構想中的領土，便是包括了法屬印支三邦，對原不屬於越南的寮國和高棉，則由北越勞動黨卵翼寮共與「吉蔑隆多」成爲其一體的分肢，並支援它們奪取政權成爲它統治兩國的傀儡而對河內馬首是

瞻。當日內瓦會議將越南一分爲二以後，它又成立「越南南方人民解放陣線」，其作用亦復相同，這說明印支戰爭，自由世界雖視越南、寮、高爲三個戰場，而河內則視同一體。

不過北越從抗法戰爭開始，其本身既多仰賴毛共的卵翼支援而成，由其分肢的印支各國共黨亦多有親毛力量存在，尤其是寮共盤據風沙里的波發部，早已使寮北地區成爲毛共的禁嚮，而高棉叛軍陣營內的保皇派，毛共經由在其庇護下的施亞努，亦有其相當的影響力量。至于在越共陣營，從越戰發動之前——一九六二年十月，經越共總書記阮文孝訪平，與郭沫若等發表聯合公報，指摘美國侵略越南，始有北越揮軍南侵③，即不難想見毛共與越共的關係並不尋常。

再加上蘇俄對赤吉蔑既早已從莫斯科經巴黎與它們有所聯繫，而在一九六五年軍援越戰後，對三邦共黨均隨俄援而將力量伸入其間。北越爲防阻毛共爭取到三邦共黨的歸向而陷它于包圍之中，便不能不引蘇俄以制毛，但又須同樣地藉毛共以制止蘇俄勢力的膨脹。當然在平衡兩大勢力的同時，最主要的，仍在加強本身對三大分肢陣營的控制權力，使它們都無法脫離離心。因此，北越部隊留駐越南，並不表示在短期內有再發動大戰的企圖。由其停火後的大批南滲人員中，有婦女與文員甚多④，即可看出在使他們就地落戶生根，以鞏固它與越共的血肉關係。

基于同一要求，在交通方面，便必然要使北越與寮高尤其是對越南四通八達，朝發夕至，才可以收指臂之效。自停火以來，北越除擴建胡志明小徑的公路網，並將橋樑都改爲鋼骨水泥使成爲全天候的公路而外，另從越南北部修築了兩條通過寮東及由北越直接通到廣治的公路。此外在越共控制區修建了十二處機場，並有聯結機場與公路系統及海口的道路。就北五省的三處機場言，既都有與貫通南北越的公路幹線相聯，且該路又有支線伸向順化與峴港及通往廣義省的沙宜漁村以西，由于該村附近有一處深水港⑤。這都說明南北越的距離將因此項海陸交通的啣接而縮短，且可與寮高控制區聯成一氣。

不過越共由就地停火而形成的豹斑式據地，雖使其基地遍佈全境，但亦有孤立無援而被各個擊破的危機，而且這些星羅棋佈的據點又多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區。如何使越共北方的「廣治、平定地區」與南方的「西寧地區」之

間走廊打通——亦即在中部高原建立一條貫穿南北的公路，所以對上年沒有達成的目標，今年將繼續採取軍事行動。同時爲了聯結越共佔領的點而使其不致孤立，及破壞政府的復員建設，亦不會不以軍事行動達成此項企圖。所以今年的越南境內將仍是小型的戰鬥不斷發生，中型的戰鬥在雙方爲攻守中部高原走廊地區亦在所難免。

### 三 高棉仍是和比戰難

再從西貢方面看：阮文紹總統雖于新年開始，警告全國上下必須迎接共軍的春季總攻，但其用意亦在收復停火生效後的失地並破壞共黨據區的建設。因爲美國簽訂巴黎和議的着眼點，雖明知祇能換取美軍撤離與美俘的釋放，並不能達成越南和平，但亦深悉越南部隊的訓練裝備與人數，都可以對抗共軍而游刃有餘，所以仍是「越戰越化」政策。不過華府也了解北越斷不能喪失其戰果——越共佔領區，否則便會重開大戰，以致尼克森政府也不會給予西貢超出防衛性的支援。這便是形成今後越南亦戰亦和的雙方基本原因。

加上越南與高棉戰局息息相關，越戰不停，西貢便無法抽調援高的兵力，高戰繼續，所有鄰接越邊的高境，都可以作爲北越軍出入兩國戰場的集結地區。至于高棉今年能否以和談結束戰爭？其答案是肯定的。一由于龍諾和施亞努都堅決不以對方爲和談對手，龍氏既雅不願出國赴美就醫；北越亦不能開罪北平而撇開施某從事和談。雖然蘇俄與法國在幕後斡旋金邊與赤吉蔑各股分頭接觸中頗有收穫，乃轉而支持施亞努的流亡政府，這又促使毛共以及北越亦不敢讓施某出面和談。

因爲這位落魄親王，本來是標榜中立而企圖左右逢源的，對共黨陣營的毛、俄、北越更是依違不定的三角週旋。一旦讓他得到蘇俄的協助由和談而回國組成聯合政府，從他致美國參院多數黨領袖曼斯非爾的私函中，即明白表示將依賴美援以抵銷北平河內的勢力⑥，毛共和北越又安能聽任他脫離牢籠？所以祇有使其傀儡政權從北平遷回高棉共區，以喬森潘代行總理職權。然而蘇俄又表示支持施某，且喬森潘在叛軍與國內外又都嫌聲望不够，所以高棉的局勢是和比戰難。

不過金邊雖然四面楚歌，但又不至于被共軍所佔據。因爲北越一手羽翼

的「吉蔑隆多」——亦稱「解放吉蔑」，並不能領導高棉叛軍陣營，作爲主幹的「赤吉蔑」，雖由于大敵當前而不得不依賴北越，到一旦金邊集團被擊潰，在高棉人民族意識極其強烈的情況下，三年前已使越僑無立足之地，又安能容許北越軍再在高棉駐留？越共武裝更不能出入高邊。這便是北越不能不在高棉作戰但又不能攻下金邊擊潰政府軍的苦衷。且金邊棄守並不表示政府部隊主力潰散，可能變爲與叛軍異地而處的形勢；亦即共軍將背上供應金邊難民及空中補給的包袱。北越又安能負荷美國對金邊所負的責任？

因此，高棉的局勢，將仍然是遍地烽烟，和談既難以實現，縱使可以談判，亦未必由訂結和議而能戡止戰爭，越南已有前例，寮國也難免步其後塵。

### 四 共黨陣營在寮國內鬥而形成僵持

寮國的和議雖已告成，但聯合政府因共黨方面迄未提出閣員的名單，以致由原定的十一月延到目前尚未成立。最初認爲它未提名單的原因，乃由兩都中立化沒有實現。到共軍及其裝備都已進入永珍與皇都並組成了聯合警察部隊以後，其閣員人選仍遲遲不能產生，顯然是共黨方面爲此而爭持不下。寮國是國際背景最複雜而微妙的，有美俄的協調，始有一九六二年的永珍聯合政府的產生。但毛共認爲這是美俄對它的聯合封鎖，所以又千方百計地夥同北越于拆散永珍聯合政府的同時，再向越南輸出戰爭。

此次永珍得以舊戲重排，雖出于華府已平衡了俄毛關係，使雙方都同意寮共停火，但北平與莫斯科既都懷有尖銳對立的鬼胎，而河內又另有不同的企圖，所以對寮共參加聯合政府的人選，三方面都不能不各爲其所親而爭持不讓，以便將來各爲其不同的目標而利用。由寮國和平議定書簽訂之前，蘇俄駐寮武官葛利真奈不惜邀同寮共與永珍代表至其私邸作成協議，到和議簽訂後，毛共緊接着在黎笮率團訪問寮共後，亦即派遣陳康率同代表訪黎怒，即不難了解三方面對寮共爭相拉攏的一般⑦。

然而蘇俄對永珍聯合政府的企圖，仍然在以此實現其強調的「由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的路線，俾向東南亞各國示範，並聯合美國封鎖毛共經由寮國向東南亞輸出戰爭，使各國共黨都不能不棄戰從和。毛共贊同永珍聯合政府組成的目標，則在使其羽翼下的風沙里寮共得以安全割據寮北，以滇寮

公路的交通網代理它向各國輸出戰爭，並將其政治勢力伸入永珍聯合政府，以迫使溥瑪總理跟隨它排俄。

河內對寮國的終極目標雖在獨佔，但由於毛共的勢力早已伸入，便不能不藉蘇俄介入的力量以牽掣北平。由於寮東有它以胡志明小徑為幹線所聯結的越共高共控制區公路網，而寮南波羅溫高原產糧區，又是它對越高戰場的屯兵補給後方，自都不能不駐紮重兵，所以溥瑪對北越軍撤出寮境的希望，由於越南高棉的未能真正停火勢必落空。至於北越在寮北瓦瓶平原的駐軍，由於橫貫此一平原通達奠邊府並仰接胡志明小徑的十九號公路，已在猛綏與滇寮公路相通，河內自不能讓毛共由雲南直達此一區域而置它於包圍圈內，並可直接對高共支援，亦不會有撤兵的可能。

因此，在寮國將是共黨陣營的內鬥重於對外之爭，其所以暫時在就地停火的約束下沒有重大挑釁行動，正是由於在內鬥激烈時無暇對外，但也使聯合政府難以組成。俟一旦成立，在全國各地對峙的地區既無法不發生衝突，而中立化的兩都亦難免成為戰場。越南停戰後已有先例而不能截止烽烟，寮共亦未必如溥瑪所期望的都是愛國份子能以國家民族利益為上<sup>⑧</sup>。何況聯合政府外交部長一席，已在和平議定書中載明須由寮共遴員出任。而寮共早已承認越共政權，並聲言須收回湄公河以南的泰國地區，以及寮共北越武裝已滲入泰境，則與鄰國的糾紛又將掀起而挾赤浪以橫流<sup>⑨</sup>。

## 五 毛俄對緬甸的爭奪更趨尖銳

誠然，華府由平衡對俄毛關係而退出越戰，原是認為俄毛北越必將在印支三邦發生尖銳的內爭，俾使其僵持而形成東南亞其他國家暫時的和平安定；但從緬甸來看，則顯示此項預測未必盡然。去年初，緬共武裝退出緬北，一般都認為這是尼溫訪問北平，毛共為換取仰光的友誼以免其一面倒向蘇俄，並向東南亞自由國家示範，表示確已放棄對各國共黨「武鬥」的支援所使然。由泰、馬、印尼等國迅即邀請尼溫訪問，顯示各國都在向他探聽緬共撤退與北平放棄支援各國造反夥伴的內情，亦即無異為周恩來的笑臉攻勢作說客，可謂大有助於這些國家的親毛浪潮。

再由仰光收復緬北的當時，立即倒戈攻擊和它多年並肩抗共的地方自衛武裝，再燃起上緬甸的另一場烽火，使所有民族叛軍也都捲入了戰局之中。

歲首瞻望東南亞局勢

很明顯，這正是毛共向各國共黨武裝提出改變路線——須以「民族解放」門爭為掩體並力求自力更生的要求，已由緬共開始實施。因為緬甸的各族叛軍早被共黨所滲透，當政府軍對地方自衛武裝與民族叛軍不分反共或親共立場一概加以攻擊的情況下，正好讓共黨滲透份子從中進行統戰，把大家一概納入民族解放陣營以向政府軍進行戰爭。

這對北平而言：緬共撤退後所形成的緬北混戰，以及東南亞各國政府對它在緬甸所實踐的放棄支援造反夥伴諾言，由尼溫的訪問而加強了與它交往的信心，可謂一舉數得，收穫重重。然而到九月間又何以再令緬共捲土重來？且進入南撣邦的緬共武裝除擁有北平所裝備的武器而外，並由毛共顧問人員率領指揮。此一謎底，便不能不歸究到毛俄在緬甸的激烈爭奪所形成<sup>⑩</sup>。

當去年四月，緬北自衛武裝在攻擊南撣邦首府東義時，俘獲了兩位俄援專家，遂藉以要脅交換其被政府所扣押的司令昆沙，使蘇俄駐緬使館得以插手斡旋雙方停火言和。由於緬北反共自衛軍多係華裔緬人與滇籍難胞所組成，其活動已與鐵幕內反共反毛勢力有所呼應。一旦由蘇俄駐緬使館調協而使此一地方自衛武裝結束了與政府軍的戰鬥，則他們將有接受俄援向鐵幕內輸入反毛戰爭的可能。何況南撣邦與寮北滇寮公路沿線一水相隔，如果蘇俄勢力伸入此一地區，則毛共今後假手寮共代理輸出戰爭的詭計便無所遁形。可見毛共對東南亞放棄支援各國共黨「武鬥」的諾言，一經遭到蘇俄的反擊便會重施故技。

很顯然，緬共加入軍政府所組成的「社會主義路線黨」，已使緬甸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並經由公民投票而製成了一黨專政的憲法，這是親俄派緬共經由莫斯科強調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路線的成功。堅持毛共武裝解放路線的緬共紅白旗領袖——德欽梭（Thakin Soe）既已被俘，而德欽丹吞（Thakin Than Tun）亦早於流竄途中遭其保衛人員狙擊而死，毛共除指揮它一手養成的緬共武裝由雲南佔據緬北而外，已無法再與蘇俄在緬甸從事和平的鬥爭。無怪乎仰光當軸對俄毛日益尖銳的爭端將為緬甸帶來大禍而憂心如焚<sup>⑪</sup>，顯示今年緬甸的戰局將升高擴大以至影響到鄰邦。

## 六 泰國襲大馬對毛故技將有不同

後果

泰國共黨叛亂已于上年底逐漸降低，而北平電台並已停止對曼谷政府的攻擊。至泰國副外長察猜訪問北平談妥由毛共出售柴油予泰的交易後，泰國政府已修改五十三號禁令，對大陸輸入貨品的禁令業已解除。這顯示泰毛關係已迅速改善，泰共武裝叛亂亦將因北平的約束而更形降低。在曼谷軍政府已由學生爭取民主運動而解體，文人所主持的新政府正在加速步伐走向民主政治道路的今年，大家都寄以和平安定的希望。

然而透視毛共對泰國態度改變的用心，乃爲了適應泰國的情勢而不得不指使泰共在軍事戰場改取守勢；以便另闢羣衆戰場而排俄。由於泰共遵照毛共武裝奪權路線並在其公然的支援下，經過多年的流血漂鹵戰爭，始終無法動搖他僂政府，而徒手學生，居然在一日之間，竟將曼谷軍政府推翻，可見「槍口裏出政權」並不適用於此一佛教王國。而羣衆戰場所能發揮的力量，遠非軍事戰場所可能企及。

瞻望今年的泰國政局，將經由大選而產生國會與民主政府，正適合于蘇俄對此一地區各國共黨所指示的議會鬥爭——經由選舉而以和平手段奪權的路線。去年秋間，泰國已經發現在莫斯科受訓回國的大學生，成立了親俄而遵照和平路線的泰共組織，主張由城市包圍鄉村。如果北平所卵翼的泰共仍固步自封，則親俄派的泰共將以和平手段從中央奪權，在其以城市包圍鄉村的戰略下，以偏遠山區爲基地的武裝泰共將難以生存。毛共之所以不惜以售油向泰國示惠而換取貿易開放，其極盡拉攏之能事的目標，便在于將其勢力伸入曼谷及其他城市，以便爲泰共開闢羣衆戰場，並從事議會鬥爭。

由泰國近數月來示威罷工頻仍，幾乎各行業的工人都在以罷工爲爭取增加工資的手段，一旦被共黨滲透利用而形成羣衆戰場，可能比武裝共黨在邊遠地區的叛亂更加難以應付。何況在羣衆戰已進至高潮時，其武裝戰場亦勢必改守爲攻，形成對政府的兩線進軍，所以這種情勢是值得憂慮的。很顯然，曼谷政府與毛共的交往是有其分寸及一套策略的，這從剿共指揮部的繼續保留，以及「反共法案」並不廢止，和對大陸貿易均須經由商業部的專司機構統籌，均可看出這都是吸取了馬來西亞對毛共交往的經驗。

吉隆坡在商場與國會所興起的一片親毛狂潮中，由開放雙方直接貿易使大陸成爲馬膠的市場，遂解除了工商界對政府的親毛壓力，再以與毛共展開長期的建交談判，使華人反對黨再不能以譴責政府拒絕與毛共建交而爭取選

民。而北平爲了有助于對大馬建交談判，已不能不停止攻擊大馬及聲援馬共的廣播，且約制馬共叛亂降低。拉薩克乃把握時機，一面爭取華人參加「効忠行動」，使一向同情支援馬共的人，由于北平已表示不再支援它們造反，乃紛紛起而支持政府的剿共行動。同時執政黨亦爭取在野黨參加政黨聯合陣線而使其入閣，以致馬共失去羣衆支援。

尤其是馬政府在砂巴對秘密接濟共黨的華裔富商與名人集體逮捕，從他們自新獲得到嚴密保護後，使很多以往被迫支持馬共的人都爭相自首，而馬共伸入廣大羣衆中的勢力已逐漸斬除。這項對毛共建交談判但談而不交的策略，既然已使大馬局勢漸趨安定，且已在安定中迅速繁榮，自然值得泰國的效法。不過泰馬雖爲鄰邦，而處境則頗不相同，何況今年油荒帶給兩國的又有禍福的不同。

大馬本身是產油國家，且以宗教關係而不在于阿拉伯產油國家減少配售價之列，所以不會發生能源短缺的危機。而其主要產品的樹膠，且因人造膠價將隨石油價格而高漲，再不能成爲天然膠的勁敵，大馬樹膠更是開擴世界市場的良機。泰國雖爲產膠國家之一，但以石油缺乏所帶來的經濟影響嚴重並非膠價提高所能補償。其跟隨大馬的對毛共策略，可能會有後果的不同。

## 七 毛共在武裝戰場外將另闢羣衆戰場

由泰國副外長察猜透露：周恩來和他談話時，一面指摘蘇俄在東南亞的勢力迅速擴展；一面贊成泰國所主張的擴大「東協」及于十國的範圍，並認爲最好再擴大組織「亞洲國家集團」<sup>⑫</sup>。很顯然，毛共爲了防阻東南亞國家倒向蘇俄，急謀以此類組織而排俄。當一九五五年亞非國家會議在萬隆召開時，尼赫魯與蘇卡諾等一再謝絕蘇俄參加而被尊爲貴賓，便是出于北平的授意<sup>⑬</sup>。澳洲總理與日本外相既早爲此而多方奔走，主張成立包括北平的亞太國家集團，周恩來對泰國的表示，更說明他最着重于「東協」的五個會員國家。

馬來西亞是它爭取建交最早而並未成功的，預料今年必將更着意于爭取大馬。其所以不惜對泰國的示惠，派遣貿易代表團訪問菲律賓，以及拯濟其水災，都在促使泰非減少對大馬與它建交的阻力，以致一般多認爲今年東協

五國共黨的叛亂即將繼續降低，以便它對大馬的建交談判得以突破。由拉薩克將於今年四月訪問北平的消息透露，更令人認為這可能是馬毛建交的時期。然而大馬外交部秘書長丹斯里既已否認此項謠傳<sup>⑭</sup>，而馬共的叛亂又在彭亨州復起<sup>⑮</sup>，又使人對馬毛今年能否建交及各國共黨叛亂能否降低不能不有所懷疑？

大馬在對毛共的建交談判期間，于安內工作上已有多方面的收穫，所以利于談而不交，一旦讓北平在吉隆坡設有使館，則正如前總理拉曼所指出的，適足給北平在大馬取得特務活動的掩護機關。大馬與印尼關係日益密切，對新加坡亦在拉薩克訪新後使雙方關係大有進展，由印新深恐大馬引狼入室而禍延鄰邦以從中勸阻，更使拉薩克對毛共不能不若即若離。由最近吉隆坡管制外人所創設的新聞紙，與新加坡防止共黨利用報社為特務機關的用意和手法相同，即不難看出新馬對此已有密切的合作。可見周恩來企圖突破與大馬關係的目標未必可以在今年實現。

從馬共叛亂在彭亨州于今年初再起，印尼共黨在馬印邊境建立武裝基地準備長期鬥爭<sup>⑯</sup>；非共武裝又已死灰復燃，且堅持「武鬥」的「新人民軍」與專搞顛覆宣傳的「自由菲律賓軍」並起<sup>⑰</sup>；再由印尼學生的反日、排華、反貪污等風潮迭興，且都發現有共黨幕後策動，泰、馬各國學潮亦方與未艾，反日、反美之聲震撼人心，這顯示毛俄今年在東南亞的爭奪將各展所長，使武裝戰與羣衆戰並起，然而這些國家在經建方面又安能失去美日的經技援助與華人的經營？且正如新總理李光耀所指出的，東南亞的安定，仍不能不依賴美軍在泰國守住在泰國的大門。所以這些來自國內青年學生的壓力，適足以增加各國當軸在應付俄毛爭奪以及防衛經濟等難題外的另一困擾。

## 八 結論

一九七四年的東南亞，將是局面最複雜的一年，一方面是冠蓋往來，觥酬交錯；另一方面仍是干戈擾攘，處處烽烟。一般多寄望于毛共放棄對各國武裝叛徒的支援，可是周恩來能否制止其鷹派斷絕對各國造反夥伴的援助既大成問題？何況它們在北平以外仍可取得援助。北越不會不支援印支夥伴作戰，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對仍為美軍基地的泰國，自亦不會不支援

泰共的叛亂戰爭。此外如菲南、泰南的分離叛亂，又另有其接濟的來源。如元月十二日菲律賓民事聯絡處宣稱：「某些外國向菲南回民叛軍提供各式軍火、金錢、訓練與人力」<sup>⑱</sup>。倫敦泰晤士報則于元月四日報導：「利比亞領袖達格費，曾給予至少一千五百萬利幣援助泰南回教四府的叛亂」<sup>⑲</sup>。

如果從毛共要求各國共黨須將階級革命隱蔽于「民族解放」戰爭，並自力更生為主，不能全仗北平的支援<sup>⑳</sup>；則泰南、菲南的回民叛亂，正是兩國共黨武裝依照毛共指示對戰爭型態的轉變。而寮共提出與泰邊領土之爭，亦無非在企圖掀起民族戰爭以便兩國共黨充份利用。這對各國不惜與毛共改善關係以換取它放棄支援共黨叛亂而言，所得到的，不過是使共黨隱藏在「民族解放」的旗幟下作戰而已，且使它所訓練的共幹隨貿易等關係的開展而滲入各國，得以擴大羣衆戰場。

據「中央社」香港元月十二日電：毛共為加緊對東南亞輸出「暴力革命」，已在過去一年中滲入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的「特殊人員」不下二千人，包括間諜、恐怖份子和所謂「革命組織」領導者，所負的任務為：（一）利用左傾華僑發展毛共勢力；（二）配合親毛共黨組織，對各國政府進行顛覆活動；（三）擴充「第五縱隊」，與蘇俄特務展開鬥爭。可見今年將是東南亞各國武裝戰與羣衆戰並起，而又是冠蓋往來頻繁高唱和平的一年，這便是談判時代的特徵。

註：①路透社一九七三、九、卅一日西貢電，引述越共代表武東江在聯合國委會發言。註：②「新年歲首析越局」，「中國時報」，元月六日，西貢特派員何燕生撰。註：③④「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撰。註：⑤⑥「第三越南陰影」，本刊，十二卷、十一期、拙著，上年八月十日出版。註：⑦⑧路透社上年八月廿六日巴黎電，引述「要點雜誌」所載施氏的私函。註：⑨⑩「寮國新聯合政府評估」，本刊，十三卷、三期、拙著，上年十二月十日出版。註：⑪泛亞社上年九月廿四日曼谷電。註：⑫「從緬甸看匪俄在東南亞的爭奪」，中國大陸研究，六四期、拙著。註：⑬華僑日報，上年十一月五日。註：⑭法新社上年十二月廿九日曼谷電。註：⑮南洋商報，本年元月十二日。註：⑯華僑日報，本年元月十五日。註：⑰路透社雅加達元月三日電。註：⑱南洋商報，元月十四日。註：⑲中央社元月五日曼谷電。註：⑳「紅旗月刊」，一九七三、十一月號。